书名：短篇恐怖故事（B卷）

地狱楼梯

到过我家的人都知道，我住在一幢很平常的楼上。

我家住在三楼。

我住在这幢楼已经有十多年了，这幢楼是用我们厂生产的优质水泥建造的，再加上其抗震结构，设计上可以抵御6…7级的地震。

我们这幢楼，每一层有三户人家，其门分别对应着东，西和北，而我的家住在中间，也就是大门冲北开的那间。

这幢楼的楼梯也是很平常的那种，每一层之间是由两段对折的楼梯所组成的，从我家到一楼总共有六段楼梯。

我在这幢楼上住了十几年，除了出去上学，出差等共四，五年外，其它的时间都住在家里，每天上下楼至少四次，可以说对这楼梯已是极为熟悉，以至闭着眼睛也可以很轻松的上下楼。

第一次出事是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对，就是去年的夏天。

去年夏天并没有今年这么热。

那天晚上，一个朋友约我去他家打游戏机，所以我晚上8：00钟出了门，请记住这个时间。

我和平时一样，很轻松的出了门。

那天晚上是阴天，所以天色很黑，平常在天气很好的时候，晚上8：00钟还是挺亮的。

我轻快地下楼。

走下两层后，我发现下面很黑，因为一楼的路灯安装的很低，个子高一点的人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所以有些没有公德心的人常常会把灯泡拧下来，拿回自己家用，一楼经常是黑的。

我暗暗咒骂了一句，继续向下走。

又走了一层，四周愈发暗了，可是我却惊讶起来。

因为我并没有走到一楼的出口，下面居然还有楼梯！

不过惊讶只是一闪而过。我上面已经说过，我对这楼梯实在是太熟悉了，而有时候人对自己非常熟悉的东西，往往会变得模糊，不信的话，你把你的名字一口气写上几十遍，到后来你自己都会怀疑是不是写了错字。

所以，我依旧很轻松得向下走。

可是，又下了一层后，等着我的……还是楼梯。

这时候，我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只是低骂了一句：“真是见鬼了！”又继续向下走。

但是，我的心情却紧张起来了。

因为，我一口气又下了十几层，可下面依然是楼梯。

我停住了，感到心里有点发冷。

这是不可能的，我很清楚我住了十几年的这幢楼，这幢楼最高只有五层，也没有地下室，就算从最高的五层向下走，也不过只有八段楼梯。可是现在，我已经下了十几层了，还看不见出口，这不能不说是极为怪异的一件事，虽然我并不是很胆小的人，可是我却真的感到有点害怕了。

我慢慢地沿楼梯走，又下了两层，依旧没有到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四周的光线极昏暗，只能看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本来我是一点也不害怕的，就算整幢楼都是漆黑一片，我也不会害怕，对一幢如此熟悉的楼，有什么理由害怕呢？

可是现在不同，这已不是我所熟悉的地方了，整个事件都充满了神秘恐怖的色彩。

瞬时间，我的额头冒出了冷汗。

第一个闪入我的脑海的念头，是我在做梦，一个恶梦！

这倒是一个很容易被接受的想法，既然是梦，一切都是不要紧的。

可是我却很清醒，这决不是梦，决不是！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要仔细看看！

在开始我也说过，我们这幢楼每一层有三户人家，因为都一样，所以在昏暗的环境下，我没有想过要仔细看一看。

我心惊胆颤的下了楼梯，向中间的那个门走去……

光线实在是太暗了，我只能依稀看见门和窗户的轮廓。

我一点一点地往前凑，随时准备着撒腿就跑。

每个门上边，都有一个标牌，标注着这家的编号，我家的编号是“402”，楼上人家的编号是“502”，楼下的房间依次是“302”，“202”，“102”，所以只要看清标牌，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在第几层。

因为太黑的关系，尽管标牌不是很小，但仍然难以看清，我费了好大的劲，终于看见了——14—2—14！！！

这里竟然是—14层！

我的头皮发麻，张口欲叫，就在这时候，我的眼前一黑，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是被一阵喧闹声惊醒的，是隔壁的邻居下中班回来了。

在那一瞬间，我的头脑是空白的。

我这才发现，我正站在自己的家门前。

我掏出钥匙，开了门进去，然后开了灯，从冰箱里取出一听可乐，一饮而尽，这才走进自己的房间。

刚一进去，电话就响了起来，我随手抓起了话筒，电话是那个朋友打来的，他说他在家等我四个小时，也未见我过去，问我为什么失约。

我支吾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我记得我出了门，可是后来呢？

我在床上躺了一会，想睡觉，可是却睡不着。

远处传来“咣当”一声，一定是谁在往上搬自行车时不小心撞到了东西，现在在楼梯拐角上经常会被人堆放很多东西，所以往上搬东西很不方便，楼梯——我摹得跳了起来！

楼梯！

漆黑的楼梯！

那没有止境的，仿佛是通往地狱的楼梯！

我清楚地记着所发生的事情，一直到我看清标牌后忽然的昏迷，接着就是发现自己站在自家的门前，我抓起手表看了一下，12：30分。

我8：00钟出门，而现在已经12：30分，可我发誓在那黑暗的楼梯里，我呆了不到十分钟，那么剩下的四个多小时，我在哪里？

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就一直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虽然我也曾想过再去楼梯里检查一下，可是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

在天快亮的时候，我不知不觉的睡着了，但是很快，各种吵杂声就把我给弄醒了。我看了表，是上班的时间了。

在出门的时候，我不禁犹豫了，昨晚的事情还是让我心有余悸。

幸好楼上的同事也正好要上班，我和他打了个招呼，就和他一起下楼。

我默默地数着，“3”、“2”、“1”！

当我和平时一样看到熟悉的一楼出口的时候，我竟然觉得好开心，好亲切！

昨天晚上那件可怕的事，也许只是我的幻觉，或者只是个噩梦。

接下来的时间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上班，下班，我每天又是至少四次上下这个楼梯，我对楼梯的恐惧，慢慢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还会再次遇到那天晚上的事情。

那是在半年后的一个晚上，一帮朋友搞聚会。我在8：00钟出的门，因为心情很好，所以我几步一跨地向下跑，但是，当我连下三层，又遇到了那种熟悉的昏暗的时候，我的心“咯噔”一下，脚步立即慢了下来。

因为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心中虽然害怕，但已不再象上次那样惊惶。

我首先看了中间的那个门牌，“1—2”，是很正常的。

可是原来是出口的地方却消失了，而那昏暗的楼梯却延伸了下去。

我咬咬牙，决心探索出这个秘密，所以我沿着楼梯往下走。

从一楼以下，是一种奇怪的昏暗，一切仿佛都不是真实的，我每下一层都要仔细看一看门牌。

“—1—2”“—2—2”

“—3—2”“—4—2”……

慢慢地，我又到了上次失去知觉的那个门前。

“—14—2”不错，还是那个标牌。

我顺着楼梯往下看，什么也看不清，但影影绰绰，楼梯似乎仍在盘旋而下，仿佛没有一个终点。

我又继续往下走，“—15”“—16”“—17”到了第十七层，我不由得停住了。

楼梯依然没有结束，而我停住的理由很可笑，因为我想到了一句老话：“十八层地狱”！

这个奇怪的楼梯，是不是通往地狱的！？

我犹豫了好一会，才决定继续向下走，促使我下这个决心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那三扇门里，都是死气沉沉的，没有灯光，没有声音，什么也没有，我实在不敢多呆一会，相反，在楼梯上反倒觉得安全一点。

“—18”层并没有什么怪异，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可是，这个楼梯到底通往何处？

我又继续向下去，再走了几层，我的勇气一点一点消失，因为那楼梯依旧盘旋而下，依旧没有结束。

正在我犹豫的时候，我忽然听到了一声惨叫。

说是惨叫，其实是我的感觉，因为那声音隐隐约约，听不清楚。

这声音是从更底层传来的。

紧接着，我又听到一声惨叫。

我仅存的一点勇气完全消失了，我撒腿就跑，拼命往上跑，直到气喘吁吁才停下来。

四周依然是昏暗的。

我边喘气边仔细看了一下标牌，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14—2”我又到了—14层。

下面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我的心情稍微镇定了一些。

我轻轻伸出手，去摸那扇门。

我的手碰着了门，却感到凉凉的，滑腻腻的。

这一下大出我的意外。

然而就在同时，我隐隐约约地看见屋内有一个黑影闪过，接着门内发出轻微的“喀哒”声，似乎门内有什么东西正在开门，想要打开门出来。

我大叫一声，再也不敢停留，拼命往上跑，可我实在太惊慌了，脚在台阶上一绊，摔了一跤，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又是被邻居下中班的声音惊醒，依旧发现自己站在自家门口，依旧是头脑中一片空白。

我打开门进去，电话铃正急促地响着，抓起电话，是那帮聚会的朋友打来的，质问我为什么失约，并说在这四个小时里不断给我打电话，都没有人接听。

我能说什么呢？难道告诉他们我在一个神秘的楼梯里探险，最后被吓得昏倒？

我随口编了个理由，就挂了电话。

挂了电话之后，我才觉得手上有点不舒服，我张开手，发现手心里全是青苔。

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哪里弄上的，是在我伸手去摸那扇门的时候给粘上的。

可是，谁的门上会长满青苔？除非那扇门一直没有打开过，或者门内从来没有住过人。

如果说，第一次我认为是幻觉，但是这次我可以确定那不是幻觉，因为幻觉不会让我的手上粘满青苔。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到图书馆翻看各种书籍，想找出类似的记载，但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

我化名给一些报刊或者知名的科学人士写信询问，但全部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我还和一个好友说过这件事。

我的这个朋友姓蓝，因为他是属鼠的，所以我一向叫他“蓝皮鼠”。

有一天，我问他，“如果有一天，你从家里出来，却发现楼梯永远没有尽头，你一层一层下去，却总也找不到出口，你会怎么想？”

他变得兴高采烈，问我道：“这是哪部恐怖片？”

我叹了一口气，道：“如果在现实里发生了呢？”

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不怪他，因为在此之前，如果有人这样问我，我的反应大概会和他一样吧。

一条没有尽头的楼梯，甚至恐怖电影里也没有这样的情节。

但是，这条地狱般的楼梯，却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无时无地地不想起它，我总在想，那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些长满了青苔的门后究竟会有什么？那条不断盘旋而下的楼梯究竟通向哪里？那如同从地狱中传来的惨叫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曾经做过很多设想，比如那真是一条通向地狱的楼梯，楼梯的终点就是地狱的入口，或者那是神秘的四度空间，因为时空的错位，造成楼梯的延续无限，再或者就是我的思想出了问题。

但是，所有的设想都没有答案。

我开始诅咒这条地狱般的楼梯，因为它搅乱了我的生活，甚至连做梦我都会站在那条地狱般的楼梯上。

于是，我开始盼望再遇到那条楼梯，无论如何，我要知道答案。

从上两次的情况看，都发生在晚上 8：00 至 12：30 分之间，所以我每天都在 8：00 出门一次，但每次都是失望，我再也没有遇到那楼梯，那条地狱般的楼梯。

但是，我会锲而不舍的，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再次遇到的。

无论如何，我会一直沿着楼梯走下去，哪怕它的终点真的是地狱，我一定要敲开那满是青苔的门，哪怕门内住的真的是恶魔。

我再也不要这样生活下去，再也不要这条该死的楼梯困扰我的生活。

今年的夏天很热，今天又是阴天，现在是晚上 8：00 钟。

我关上电脑，走到门前站了一会，打开门走了出去。

还是那条熟悉的楼梯，但是，当我走到一楼的时候，将看到的是熟悉的出口，还是盘旋而下没有尽头的楼梯？

我不再犹豫，顺阶而下。

我会得到答案的。

生存！还是死亡？

邻　居

话说单身汉老李新居落成便兴致冲冲的搬入， 但刚建好的房子搬入的住户尚不多，住在六楼的老李第一晚睡的并不好， 不知是因为太安静还是因为……总觉得阴阴的好不容易等到天亮，出门去市场购物却听见菜贩旁有二位妇人说着：那新建好的房子不太干净！ 有人听见完工的前一晚，一对工人夫妇吵架吵得厉害， 而似乎在女人的尖叫声中结束， 隔日工人迁出工地时只有见到那位先生一人离去,而未见到他的太太听别的工人说那位做丈夫的将他太太的遗体，分成好几块藏在最高一层的墙中，好让他太太的阴魂不能下楼！ 老李在心中盘算着：最高一层，那不是六楼！想至此老李心中不禁打了个寒颤，忘记自己是怎么走回去的，进房后老李望着墙，不知如何是好，终于决定把墙凿开一探究竟。敲着敲着，鼓起勇气低下头看……不得了！ 墙中竟藏着一只眼睛，而且瞪着他！！！老李紧张的决定：再低下身看清楚！ 这一次非同小可，眼睛变成嘴巴了！ 并且张口对他说：”隔壁的！你干嘛把墙打个洞！！！”

白女孩

夜里，某校 13 楼某层 13 室的 A 女生偶然去洗手间。经过水房时，她看见昏黄的白帜灯光下，有一个穿着睡衣的女生在照镜子。那人几乎都把脸贴到镜子上了，呆呆的，一动也不动。最特别的是，那女孩的皮肤是如此的白。

出来的时候，A看见她还站在那儿，没有任何变化。A忍不住喝道：你神经病啊？深更半夜照什么镜子？……没有反应。就在这时，A忽然想起这样的情形好像在哪儿听说过……

n 年以前，这座楼里住着女生 Z，她是个很漂亮的女生，有一大堆男朋友。她今天跟这个去跳舞，明天又跟那个去看电影，全城的地方都被她玩遍了。无论走到哪里，都象众星捧月一样跟着好多崇拜者。听说曾有人为她动刀打架，还有人为她跳楼。（不过肯定未遂，该校不大有跳楼成功的）快乐的生活永远与 Z 相伴，她好像从不知道生么是烦恼。

可是有一天，Z 忽然得了白癜风－－－一种皮肤病，没法治愈的。过了不多久，Z 的脸上就像大花脸一样可怕。她的男朋友有的离开了她，有的还偶尔来看看她，可是总时带着一种惋惜或是恐惧的神情。再也没有人和她约会了。Z 也变得越来越忧郁，她开始经常不去上课，整天躲在寝室里不敢见人，由她的室友从食堂给她带饭来。

班主任和室友为了帮她振作起来着实想了很多办法，大家藏起了寝室里所有的镜子，说话时也总是避开那些可能使她伤心的话题。事实上，有一个时期 Z 确实也好转了很多。可是当她又一次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时，她几乎都快疯了。她开始变得神经质，跟谁都不说话，每天夜里都跑到水房去连续几个小时照镜子。有一天，一个室友无意中说了一个白字，Z 就歇斯底里的冲上去扼住了她的脖子，好多人才把她们拉开。

从此，更没有人敢理她了。Z 也整天呆呆的，向没了魂似的。送回家去不几天就死了。

想到这个故事，不由得 A打了一个冷战。这时，照镜子的女孩忽然转过了身来。她的眼睛大得象个灯泡，直勾勾的不会动。皮肤白得可怕，嘴唇全都烂掉了。两道血水从眼里流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来——她一直都在哭。A的心跳都快要停住了。

“我是不是很难看？”阴森而带着哭腔的声音。

“谁说的？你很漂亮呀。”遇到怨灵时，如果大惊逃跑会使它想起自己已经死了，因而加害于你。

“呜呜……你骗我！你们都骗我！我知道我现在的样子很难看。”Z一激动，血水就从牙缝里流出来。她朝着A又迈进了一步。

“没有！没有！！我从来都不说谎的！！！”

“真是这样吗？”

“不信你可以去向XXX去问。她可以证明，我是有名的说话不会拐弯的老实人。”现在，Z的每一个愚蠢的问题对A都是莫大的折磨，她想，在这样下去自己就会抖起来了。

“谢谢你。”Z的脸上终于漏出了欣慰，倦怠的神情，它的影子也渐渐有些淡了像是要溶于空气中去了。她似乎是微笑（她已无法准确表达这种表情了）了一下，冲A挥了挥手。

A悬着的心终于也稍微落了地，她也挥了挥手，向她习惯的那样，说道：“白白！(byebye)”

……

血　咒

某天晚上，夜寒如水，皓月当空。地大地矿系的几个男生突发奇想，到操场上去烧烤。

十一点多了，操场上一片寂静，空无一人。几个人很快生起了火，突然生火的地下响起一阵“毕毕剥剥”的声音。大家觉得奇怪，一个人开玩笑说：“以前地大是关过王光美的，说不定这里就是她藏宝的地方。”几个人虽然不信，但好奇心大起，把火移到一边，在地下挖了起来。

一会儿果然挖到了东西，但却不是什么宝藏，只是一快黑色的木板，上面写着几个血红的繁体字。地矿系大多语文不好，大家公推一位语文好的同学（姑隐其名，陈亮代之）来读。看看其中是否牵连到宝藏之事。陈亮得意的读到：“黑夜发着光，飞鸟死在天上，孤独得忍受悲伤。三咒齐现，阅者必亡。”“嗨”大家哄了一声，“还以为真有什么藏，原来是无聊的玩笑！”陈亮也不屑一顾，顺手把木板丢到火堆里，木板被火一烤，血红的字仿佛淌下血来，烧得“兹兹”响。不知为什么，陈亮心里隐隐有些担心，仿佛有什么事要发生，却又说不出来。心里有事，烧烤也索然无味了。

回到宿舍，陈亮翻来覆去睡不着。“阅者必亡？不会是真的吧？”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宿舍里的灯突然大亮，白的耀眼，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灯管“乒乒”的一只只爆裂，碎片四处飞溅。屋里又一团漆黑。大家纷纷弄亮手电，看看有人受伤没有。邻床的一位同学突然坐起来，诡异的微笑着对陈亮说：“第一个……”然后又倒头便睡。陈亮一惊，“第一个？难道是第一个咒语？黑夜发着光？”想想黑夜突然电灯大亮不就是黑夜发着光吗？想到这里头皮发麻，心里呼呼悠悠的。赶紧摇醒那个同学：“刚才你说什么？”“说什么？什么也没说呀，”那个同学睡眼朦胧，不耐烦的回答：“你见鬼了！”最后一句更让陈亮害怕，他哆唆着，喘着粗气，一遍又一遍的安慰自己：“幻觉，幻觉，一定是幻觉……”

陈亮天明之时才稍睡一会，不久铃声响起，该上课了。陈亮眯眯糊糊被同学拉起，直奔教学楼。

正匆忙奔走之时，忽听“拍”的一声枪响，一只流血的麻雀从天上坠落，正落在他们几个前面。陈亮吃了一惊：飞鸟死在天上？！第二个诅咒应验了！！陈亮浑身发冷，心乱如麻。这时本校的一个体育老师提着一只气枪，笑嘻嘻的跑过来，捡起麻雀，经过陈亮面前，突然抬起头来，对陈亮阴阴地笑了一笑，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说道：“第二个……”陈亮顿时

面无人色，混身发抖。同学见他不走，光是站在原地哆唆，问道：“怎么啦？”陈亮一把抓住同学的胳膊，结结巴巴的问：“他，他，他刚说，说什么？”“神经！什么也没说呀！快上课了！”

同学拖他到了教室。陈亮根本无心听课，好容易熬到下了课，赶紧去找他熟识的一个老师，把这件奇异的事告诉了他。不料老师却哈哈大笑：“世间那有这种事！我们唯物主义就是反对这种不着边际的唯心主义，我看你是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大学生嘛，应该有张有弛，我这里有一本莎士比亚的戏剧集，你拿去看看吧！”陈亮随手翻开一页，书中用红笔勾了一句：情愿孤独的忍受悲伤。几个血红的字如同一只只怪兽扑面跃来，正是第三个诅咒！！！如同五雷轰顶一般，陈亮说不出话来，赶忙合上书。这时老师从眼镜后边射出两道冷电般的目光，阴森的笑笑，俯到陈亮耳边轻轻说：“第三个……”一股冷气袭遍陈亮全身，陈亮“噔噔噔”后退几步，再看老师正伏案疾书，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陈亮烫手似的甩掉书，夺门而出。

“三咒齐现，阅者必亡！”陈亮知道死神已经步步向自已逼近了，而自己却无可抵挡，更无处躲藏，心里反到平静了许多。陈亮把事情又原原本本的告诉同宿舍的同学，可是没一个人肯相信他。陈亮微微叹了口气，坐在床上一言不发。同学们都以为他病了，也没在意，都去上课了。

下午同学们回宿舍，看到陈亮一个人还呆呆的坐在那里，目光呆滞，面如死灰，如同一座雕像般的肃穆而沉重。喊了他几声不见答应，一个同学便开玩笑的轻轻一推他，陈亮应声而倒，七窍流血，早已死了。同学们惊呼起来，几个宿舍的都跑过来看，有胆大的把陈亮手中紧攥的纸团打开，见有几个血红的大字，便读道：“黑夜发着光，飞鸟死在……”

周　六

有过起夜的经历吗？千万不要在周六。忠告！！

又是周末，晚上又多了半小时狂欢。和兄弟们几瓶酒下肚，一向酒量不好的我， 已经受不了了。倒在床上，不知天地。

良久，我醒了过来。房子里漆黑一团，过道上那幽幽的光像往常一样射在我脸上。

酒喝得太多，头重的要命，再加上一急！兄弟们睡很死。我披了件衣服，推开了房门。厕所的灯黯黄，望窗外，黑糊糊的。酒喝得多，解决得也慢。正在畅快之时，我忽然觉得我旁边多了一人。我侧过脸，醉眼望去，一件灰衣，一头长发披散着遮住脸。"这里还住着这么个怪人”。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一股森森的阴气泛了上来，我只想快走。“小兄弟，今天星期几？”一个飘忽的声音响起。“周六啊”，我顺嘴道，同时向门走去。

“哼！”一声冷笑。我一脚踏出门，却发现我的前脚门里后脚门外——我竟是往里走！那人站在厕所中间，面对着我，略低着头，喃喃地说“周六，周六……”我心中寒意更甚。转身，一个箭步跨出。可是这一步，我却差点儿撞到了那人身上——我还是没出去！

透过他的长发，我看不清脸，只看见两点暗红的微光。

“周六，周六……”

我的心里只有两个字——恐惧。我只想大叫，可不知什么力量使我叫不出口。慢慢地，我向门口挪去，一步一步地。就在从门槛跨出的那一瞬间，我只觉天旋地转一般，我又回来了！

“周六，周六……”

我只觉一阵眩晕，转身就逃，没用！再逃，枉然！

“周六，周六……”

我几乎晕了过去，胸腔只觉像要被撕裂了一般。

“周六！周六怎么了？你他妈的想干什么？”我大声的叫了出来，可决没胆量直视他的脸。

“哼！”又一声冷笑！顿了顿，“你去吧！”

我略一迟疑，转身。那道原本踩烂了的门槛，现在我却觉得遥不可及。我回头看了看，那人已没了。我壮着胆跨了出去。终于，我终于在走廊上了。我再没迟疑，向我们屋奔去。回到屋里，叫醒了兄弟们，我才略定了定神。

我说出了一切，他们却全说我喝多了，醉了。醉了？还是……

投　胎

张家界，是著名的风景区。这里的山路很险峻。一个跑运输的个体户运完一批货到山上，开着他的打东风往山下的家里赶，当他的车开半路上时天已经全黑了。在一个很急的拐弯处，他被一群人拦住了。"大概是晚归的游客吧！"他想，他就很慷慨的让那些人上了后车箱。上车时，他发现那些人一个个都肥头大耳，大腹便便，破有官相。大概有十二人吧。一路上那些人都没说话。

终于，到了他所住的村子，在一家养猪专业户的门口，那群人下了车。可是下面的情景却让个体户下了一大跳，那些人穿门进去了！

第二天，个体户去那家人家串门，他婉转的问主人头天晚上是否有客人来了，主人说："客人没有，到是他家的母猪下了十二只仔！"

在后来，他看到报纸，某机关集体旅游，车翻了，12 人全部死于非命。

魔 梦

整个城市沉浸在无边无际的雨幕中，灰暗的天际不时有闪电划过，偶而还会响起一，二声闷雷，夜已经深了。位于市中心的银行大楼还灯火通明，“当”时针已经指向了 9 点。办公室里的员工还在紧张的忙碌着。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一个青年好像正趴在桌上睡得很香，桌上堆满了凌乱的文件和账册。

“白子夜”，一声怒吼像窗外的惊雷一般炸响，正在办公桌上睡得迷糊的白子夜猛得跳了起来。“啊”？谁叫我啊？穿着撑得快要涨破的西服，一脸横肉，脸色红的像要烧起来的张经理像坐山般站在白子夜的面前。他见这平时就对自己不太满意的经理正目放凶光，心知不妙，连忙道：我刚才太累了，只是打了个瞌睡，以后不会了。张经理那双深埋在肉缝里的小眼睛冷冷的看着他，阴声细气不愠不火般道：你不会再有机会打瞌睡了，我刚通知了公司的财务，由这刻起，你不在是本公司的一员了，若不满意，可向工会投诉。不理变得脸如死灰的白子夜，转身往他的办公室举步走回去，叁四步后转过头来，微笑道：”忘了告诉你，叁天前工会刚开除了你，因为你已经两个月没有缴交会费了。”其它同事都别过头去，不忍看白子夜的窘相。 只有张经理的心腹，平时已经狗仗人势的小王还对着白子夜做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看着张经理胖如肉山的背影，再环顾四周，同事们轻轻的叹息声，和同情的目光不由令白子夜怒从心起，喝道：给我站着。张经理不慌不忙，移转肥体，两手交叉护在胸前，有恃无恐道：”我刚好唤了警卫，他们会给你举行一个没有饮料食物和来宾的告别会。话猷未已，脚步声在部门入口处轰然响起，四名警卫杀气腾腾拥了进来张经理哈哈一笑道：”白先生请到会计部一行，他们早预备好了大信封哼。”说完迳自回房去了。白子夜戟指喝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这时一名警卫走上来拍了拍他的肩，礼貌而又强硬的说：白先生，请你

收拾一下自己的私人物品。在众目睽睽之下，白子夜又羞又怒，连东西也顾不上收拾了，一转身就往门外走去。

“白子夜”一声娇怯的声音响起，他一听就知道是平时坐在自己对面，对自己颇有好感的茹小姐的声音，白子夜心里一阵的感动，但是男人的自尊让他硬起心肠，头也不回的摔门而去。门关上的一刹那，白子夜知道自己真的失业了，这份工作来得不易，却这么就失去了，唉，现在想这些有什么用呢，不如回家先睡个大觉吧。

走出银行的大门，雨正越下越大，连街上的路灯看起来都是那么的迷茫雨中清冷的大街完全没了白天的喧嚣，除了昏黄的路灯和在雨夜下显得神秘而又诡异的一幢幢大厦。

妈的，怎么连辆出租车都没有，白子夜摸摸身上的几个零钱，唉，也好索性走回家去吧，想到这里，便一头扎进了雨幕。雨，不停的落在他的头上，脸上，顺着发际流下的雨水让他觉得分外的冰凉。一阵夜风夹着冷雨扑面而来，白子夜猛的一个哆嗦，今天真是冷啊，为什么失意的时候总是这样，凄风苦雨的，哈哈。他自我解嘲般的笑了笑，赶紧加快了脚步往家走去。

“吱”门开了。白子夜先在门口狠狠的甩了甩湿发，进门后一屁股坐到了沙发里。想起刚才进公寓的时候看门的老头见他像个落汤鸡的样子还以为他遭打劫，连连询问他，弄得他啼笑皆非，一番解释后才进来。白子夜住的这所公寓是位于这个城市的一个小角落，公寓不大，只有两层。专门适合像他这样的单身汉住，价钱便宜，离公司又近。就是太小了点。妈的，我这人到底有什么错啊，怎么这么倒霉，想起刚才的事白子夜就一肚子气，他顺手给自己倒了一杯啤酒，边喝边嘟哝着，那该死的经理辞退我也就算了，又何必当众羞辱我……骂着，骂着，越到后来声音越含混不清，渐渐的，他睡了过去。

“白子夜……白子夜……”咦，这么晚了还有谁在叫我啊，他靡靡糊糊的想站起了，可是身体好像怎么也起不来。他只能努力的睁开眼睛这是什么地方？他一看之下发现自己正站一个极其宽阔的广场，天色很黑，而且雾很大。整个广场笼罩在一片迷雾中，他好像依稀看见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事物，但是他看不清楚，正恍惚间，忽然，那神秘的声音又在响起：白子夜，走过来吧……

我？白子夜一头的雾水，就在此时，眼前的迷雾渐渐消退，但是天色反而逾暗，他发现自己似乎已经能够走动了，但并是他自己在走，仿佛有股不属于自己的力量推着他的双腿往前走，离那巨大的事物越来越进了。看清了！！！看清楚了！白子夜一看之下，骇得魂飞魄散，那事物赫然竟是一口巨大的——石头棺材！！

他吓得转身就想逃走，可是身体根本不听指挥，而双腿还在不断的一步一步靠近他惊得想狂呼，但是怎么也喊不出一丝声音。慢慢的，他离那死气沉沉的棺材已经不到 1 米了。就在这时，他感觉到自己的双腿仿佛不知不觉中停了下来，停了！在离棺材不到 1 米的时候，双腿终于可以停了下来，嘘……，还好他不由自主的喘了口气，狂跳的心脏好像也慢慢恢复了正常。突然！！一道闪电划破黑暗，仿佛从无限遥远的亘古而来，破风，碎夜裂空，当头劈下，不偏不倚的正击中——石棺！！“轰”碎石迸裂，石棺在一刹那已经粉身碎骨！碎石四处激射，近在咫尺的白子夜完全已经吓呆，甚至忘了躲闪那扑面而来的石头，眼看碎石已经到了眼前，不由大叫：完了。“啊”白子夜猛得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头几乎撞到了低矮的天花板。“原来是个梦啊，真可怕”他拍拍自己胸口，拿起喝剩的啤酒一口倒下，喘了几口粗气。

窗外的雨依旧不停的下着，仿佛天地间除了一片片雨幕外已经不存在任何东西他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钟，时针告诉他，已经是深夜 1 点了。呜……，一阵狂风吹来，哐当，由于窗户没有关紧，猛得碰了一下。白子夜连忙走过去，想把窗子关紧。又一阵风把摇摇晃晃的窗子再次吹开，雨水一下子从窗口吹了近来，把白子夜洒了一脸的雨水。砰，他用力关上了窗子。这鬼天气！一说到“鬼”这个字，白子夜不由联想到刚才的梦，不禁打了个寒蝉。“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别自己吓着自己，”他为自己壮了壮胆，嘴里还哼起了最近很流行的一首歌。对了，擦把脸睡觉吧。他走进了盥洗室，随手拉亮了灯。“咦，怎么雾气腾腾的，谁刚才用过啦。大概房东来过吧”白子夜走到了镜子前，先用手使劲的搓了搓脸，往镜子里面看去。“啊……”惨叫声一下子划破这个寂静的公寓，寂静的城市，和这个寂静的雨夜；他赫然看见，镜子里的他竟然满脸是血！怎么会？怎么会这样！白子夜骇然欲绝，这时他脑中只想到：真的有鬼，逃！！！一个转身，发疯似的撞开了盥洗室的门，丝毫不带任何停顿冲到房门口，一把拉住门把手，使劲的一拧；“啪”把手竟然掉了。他想也来不及想，就用全身去撞，“砰，砰，砰”连着几次撞击。门，还是巍然不动。白子夜喘着粗气，诧异的看着这平时不堪一击的木门。不由自主的退后了几步 这时，他忽然看见，门，竟然活了！深咖啡色的木门好像正在对他笑着，无比诡异，又带着无比恶毒的嘲笑。不，这不可能！白子夜使劲擦了擦眼睛再向门看去，门还是原来的门，那么沉默，毫无生气。“吱……吱”一种极为艰涩难听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他感觉到自己的全身神经仿佛在一刹那之间抽紧了，慢慢的，极其艰难和僵硬的，他转过了头去。以至于颈骨发出：咯咯的声音。

雨！！，雨正打在窗上！但，这雨竟然是血色，暗红色的，像是有生命般的粘在窗户上，不停的流动，随着雨水不断的增加，这一条条像血脉似的雨好像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厚。仿像一个恶魔，正在不停的变化，正要不顾一切的压碎薄窗而入！薄薄的玻璃似乎已经承受不了这重压，像个垂死之人般发出了“吱……吱”的呻吟白子夜浑身僵硬，心脏不停的狂跳，像有一个饿鬼不停的用大锤捶击他的心脏。“咚…咚…咚…咚”心跳越来越快，呼吸越来越困难，大脑已经渐渐失去知觉；“吱…吱…吱…吱”玻璃上的裂缝越来越多，越来越长，就像邪异的蜘蛛正在绘画；忽然，他感到生命正在迅速的离他而去，不，绝不能死！！白子夜凝聚起最后得一点尚存的意识和力气，大喊一声：不……！！！无比的声浪仿佛有型的物质，滚滚散开，无出不到。窗外的血雨一刹那间被震碎，已经凹陷的窗子奇迹般得恢复了平整，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白子夜慢慢的站直了身子，轻轻的吐了一口气，看了看四周。平静依旧。

难道刚才又是个恶梦？不可能吧，刚才的事情是那样的真实，肩头还有少许的疼痛因为大力撞门的缘故。再看去，那掉在地上的门把更证明了这一点。想到这里，白子夜用手摸摸了自己的脸，然后慢慢的把手放到了眼前。水，不是血。是刚才关窗时吹进来的雨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自己太累了产生幻觉。

不经意间，他看到了地上的一样物事，饶似他刚经过如此可怕的事，但还是大吃一惊，地上，不知何时躺着一口很小很精致的棺材。但是白子夜一看就知道，这就是他梦里见过的棺材，只是缩小了好几倍。白子夜深深得吸了一口气，慢慢的走近它。看着这小小的棺材。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就像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一样，毅然弯下腰，把它检了起来。这是一个做得极为逼真的石棺，在灯光的映照下还闪着银光。拿在手里分量很轻，又好像不是石头做的。 奇怪。白子夜把它放到了茶几上仔细的端详着。看着看着，也没发现什么更惊人之处，这时，他想到了何不把它打开看看呢。想到这里，白子夜深吸了一口气，便打开了棺盖。棺盖被打开了，也没有什么惊人的变化。只是在棺底，静静的躺着一个古怪的符号。白子夜左看右看，也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之处，只得把它放茶几上。雨，在这时似乎已经停下来了。只是风还不停的吹着。白子夜低头想了一会儿，边站了起来，拿起了地上的门把手重新装到了门上，顺手扭开了门。门外是黑暗幽静的走廊。只有一盏灯明暗不停的闪烁着，走廊的尽头就是楼梯的拐弯处，从那里下去就是大门了。反正现在也睡不着，不如到门口去抽支烟，也顺便和门房里的老头聊聊天。想着，白子夜反手带上了门，顺着走廊来到了楼梯口。朝下望去，门房里的灯还亮着“这老头，怎么这么晚不睡觉？”他来到了门房口，从登记的小窗子外朝里看了看，老头好像趴在桌上睡着了。“喂，王老头。”白子夜轻声的喊着，其实他也不想这么晚把老头吵醒但是一个人实在有点寂寞，又有点害怕，所以他决定就算被骂几句

也值得。

“怎么还睡着啊？”他看老头还没反应，不仅提高了声音，就在这时候，咯噔一声好像脚踢着了什么东西，他低下首看了看，由于灯光太暗，无法看得清楚。于是便掏出了打火机，叮，四周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他手拿着打火机，慢慢的弯下腰去照地上了那个东西。火光下，地上的东西赫然是一只人手，惨白的，枯萎的，孤零零的躺在那里。啊……白子夜大惊失色，顾不得夜深人静，猛拉门房的门，高喊着，老头快出来啊，手，手啊……`”一边喊着，一边用尽平生的力气拉门。谁知一拉之下门哐啷一声，倒了下来，他一步冲到伏着的老头身边伸手就想拉他起来。不料老头竟随着这一拉倒在了白子夜的怀里，整个脑袋无力的朝后仰去，脸部正好出现在灯光下。白子夜借着门房的灯一看，发出了不像由人类发出来的惨叫，这是一幕极其恐怖的景象老头的半边脸仿佛被黑熊的利抓撕掉，眼珠也掉了出来，还顺下的半边脸已经血肉模糊好像被嚼碎了。

白子夜连连后退，倒着冲出了门房口。一边狂呼大喊，一边想去打开大门逃生但是，一看之下，他犹如全身掉进了万丈深渊。门呢？门到哪里去了？门竟然不见了。原来应该是门的地方竟然变成了一道砖墙！他感到自己整个身体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四肢收缩。不停的发出一阵一阵的寒颤。鼻子传来一股浓浓的味道。血腥气原来是那么浓，奇怪刚才怎么没闻到。周遭的黑暗处处透着邪异，偏偏那门房里的孤灯好像要照亮存身于黑暗中魔鬼的脸，不停的跳跃着恐怖就像最冷的冰水，慢慢的从他的脚底漫到了大脑他忽然清楚的意识到，今夜，在这诡异的地方。逃是没希望了，要活命就得冷静。对着砖墙，他猛吸一口长气，然后迅速的一个转身，背靠墙。面对着来时的楼梯。

“白子夜，白子夜，今夜想要活命就得看自己得了，冷静，一定要冷静”他不停得为自己打气，双手不由自主得紧紧的握拳，刚才那极度的恐慌好像缓和了一点他站直了身子，略微的稳定了一下情绪。不如先去看看别的房客，危险时也好有个照应。他决定先上楼。看着地上的那只断手和老头因为被他拉倒的尸体正横在楼梯口。他大力的做了几个深呼吸。然后很慢很慢的靠近着。当他移步到离那尸体最近的时候，猛得大喊一声，借着这声壮胆，他一下的跳过了尸体，直接跳上了楼梯。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奔上了楼梯。这所公寓只有两个楼面，1 楼就只有一个门房和几张接待用椅子。2 楼有 5 个房间住着 3 个房客，除了白子夜外，还有两个大学学生。他又回到了长廊，灯依旧像鬼火般的闪烁，几扇房门都关着。他快步走到了一扇门前面，用力的敲了敲门。

“小张，小张，你在吗？”白子夜使劲的喊着，声音回荡在这幽暗寂静的走廊。连喊了好几声，也没有人来回答。他心里一阵的紧张和不安，又连忙走到了对面的一扇门，这扇房门就在壁灯的左下方。整扇门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鬼气森森，门上的深咖啡色在灯光得掩映下深邃无比，就像通往地狱的入口。白子夜看着门，没来由得觉得身子越来越冷，他甚至怕一拍门后，门后会有一具尸体应门而倒。小林……，声音像是垂死的人在呻吟一样。他为自己这声音也吓了一跳。门静静的，既没有小林的应门而出。也没有什么饿鬼忽然破门扑出。吱呀一声，这声音在这诡异血腥的夜里显得分外的刺耳，攫取人心。正是从小张的房门传来的，也就是从白子夜的身后响起。白子夜大喊着回头，只见那扇房门悄悄地向里面滑开，但是仿佛被什么东西搁着了，只开了一条不大的缝隙就不动了。他用最大的声音喊着：小张，是你吗？“喊了半天也没动静。他壮了壮胆慢慢的走到房门处，伸出手去，轻轻把门往里推。一推之下，门竟然没动，白子夜再用力一推，门的底部好像粘着一些东西一样，缓慢而困难的被推开了。白子夜借着微弱的灯光朝里瞄了瞄，里面好像没有人。不禁朝房间里面走去，正跨入房间里的地面时，脚低竟一滑，人一下子失去平衡，往后便倒，趴，整个人重重的摔了一交。白子夜随手一撑地板之下想要站起来，手一碰地，却粘了一手的滑溜溜的，粘液似的物体。他把手凑近一看，血！！满手的血，似乎还夹杂着白色的浆液。他吓得边狂叫边连滚带爬的倒推着出了门外。谁知他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乒”的一声巨响传自身后，白子

夜忽觉劲风袭体，顾不得一地的血浆，连忙就地往边上打了滚。轰然一下，他回头一看，竟是小林的那扇房门仿佛被什么东西巨力震飞，倒在了他刚才坐着的地方。目光再往那边扫过去，不看则可，一看之下惊得魂飞魄散。小林，僵硬的站在门口，眼神青蓝，身上的白衬衣已经被撕成一条一条的，而且还染满了暗红色的血。手里竟然提着一个人头，人头的颈项处还连着一点点的皮肉和顺着滴下的血珠。一阵风吹过，人头慢慢的转了过来，赫然是小张！！

幽暗的灯光照在人头上却发出惨白色的光。小林怪异的发出似乎像笑得声音，嘴里仿佛正在咀嚼着一些东西。白子夜几乎是颤抖着扶着身后的墙壁艰难的站了起来。就在这时候，小林开始僵硬而缓慢的一步一步像他走来，妖异的蓝色目光直勾勾的盯着他。白子夜心中狂叫：救命。手开始沿着墙慢慢的往旁边移动。这时，他却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一个似人非人的黑影正从他的后面无声无息的靠近。昏黑的走廊，死寂的安静，小林正慢慢逼近白子夜。白子夜看着小林，忽然一转身就想跑，刚一回身，呼，一个人从身后猛得用手抱住了他。不，这不是人。他定睛一看，竟然是具无头的尸体。啊……白子夜惨叫一声，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双手用力向前一推，推开了尸体。然后发疯般得逃回了自己的房间。然后用力把门顶上。寒意一股一股的冒上来，冷汗却从头上不停的流下来。白子夜用椅子顶住了门。然后怔怔的看着，等着门外的僵尸来砸门。等了一会儿，却悄然无声，但是他感到这种静却充满了异样的扣人心弦。心脏就像拉满了的弓，随时会因为声音的突然惊起而爆裂。忽然，他想起，何不从窗外逃生呢。连忙到了窗子前，准备用力把窗子打开，然后就从窗格里爬出去。正在开窗的时候通的一声，门竟然已经被撞开。他大惊回身，发现门外同时站着阴森森，眼发噬人红光的小林，他后面竟还站着两人。确切的说，只是两个残缺不全的人，无头的那一个，一定是已经惨遭毒手的小张，而另外一个，只有半边脸。他仔细一看，竟然就是门房里的老头！剩下的一只眼睛正狠狠的盯着自己。　　白子夜吓得完全失去了控制，一边不停的惨叫，一边半疯狂的后退。而三个半人半尸正毫不犹豫的朝他逼来。他一个踉跄，跌到了墙壁处，连忙把手往后面一扶，却好像被什么东西割了一下。他百忙中回头一看，原来他已经退到了厨房门口，手正撑在挂刀的刀架子上了。已经被割出了鲜血。眼看僵尸已经离他越来越近了，他随手操起一把菜刀，狂吼一声，连人带刀朝前杀了过去。血，不停的溅起，刀光不断的上下闪烁，仿佛这小小的房间已经成为了阿鼻地狱，人间屠场。他一刀又一刀，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砍了多少刀。等他精疲力竭停下来的时候，他发现小林他们三个人已经完全被砍得血肉模糊。地上，墙上到处是碎肉，血浆。哈哈哈哈，我终于把恶魔砍死了。他狂笑着，高举着明晃晃的，血淋漓的菜刀。整个人已经陷入了半疯狂的状态。这时，忽然有几道强光照在他眼睛里，伴随而来的，好像还有很多嘈杂得，模糊的声音。一时间，他什么也看不清了。他一手遮着光，一手将刀胡乱的在面前乱砍。声嘶力竭的喊：恶魔，来啊，我要砍死你们！！耳里又好像听见那嗡嗡的声音，越来越大，却越来越模糊。那光，那声音让他恍恍惚惚，不知所已。杀出去，一定要杀出去。这全是幻觉，全是鬼怪造成的幻觉！他大喝一声，狂舞着刀，朝着光束最亮最多的地方冲去。一刹那间，他依稀的听见一个忽然清晰起来而又响亮的声音：开枪。紧接着就是，砰，砰，砰，一股极大的冲力将他撞起，撞飞。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感到痛苦。茫然间，他好像又回到了熟悉的办公室，还有坐在他对面那个甜甜的女孩子小茹，那么的清晰无比。只是一瞬间之后，他感觉到他已陷入了无休止的黑暗中。

清晨的阳光静静的，温柔的洒落下来。电线杆上的几只小鸟轻快悦耳的叫着，提醒着正躺在床上未睡醒的女孩该起来了。“恩，真讨厌！”女孩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顺手拿起床边的遥控器，嘀，打开了电视机。“重大新闻报告：昨晚本市发生特大杀人案件。一名青年男子怀疑是因精神病发作。拿着厨房里的菜刀将所住公寓之 2 名同住大学生砍死，还追到 1 楼把看门的老人连砍几十刀致死。警方接到附近居民举报，赶到现场，该名男子疯狂依旧。为了自卫警方开枪射击，当场将该名男子击毙。“哇哦，好恐怖哦，”女孩想转台，但是接下来的声音却让她目瞪口呆。播音员的声音继续传来：后来警房搜查该名男子住处，发现他

的名字为白子夜，本市居民。至于如何会发疯砍人，则需要进一步调查”啪，遥控器掉在了地上。不会的，这不是真。女孩顿时泪如泉涌，放声痛哭。原来这女孩就是一直暗恋着白子夜的小茹。

几个月后。因为凶犯已经被击毙，而且距事后的调查，很可能是因为失业的原因。所以警方就做了结案处理。不再继续追究。而这所小公寓因为发生了这么恐怖的事情，再也没人敢来住而渐渐荒废。只是有一件事很奇怪，当时警方在搜屋时曾发现一个石头做的小棺材，被当作了证物收了起来。而后来研究下来只是个很普通的工艺品，所以就放入了仓库。但是没过了几天，它就神秘失踪了。由于涉及到警方的失职，谁也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情。它是否是件邪物？是不是造成白子夜发狂杀人的真正的原因呢？已经不会有人再知道了……

尸　变

话说旧社会有一个石匠，外出帮人做工。白天干活，傍晚收工后再走十几里夜路回家。由于活挺多，石匠就这样干了许多天。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村庄，虽只有几十户人家，仍分为大庄和小庄。小庄其实只有一户人家，住得离其它的住户很远，孤零零地立在那里，里面住着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由于常常路过，彼此慢慢熟悉了，石匠每次收工回家，就在这里落落脚，抽一袋旱烟，或喝一碗老头沏的茶水，然后再上路。

有一天收工时，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石匠本想等天好一点再走，但看看天，雨丝毫没有停的意思，又怕家里惦念，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路。石匠越走雨越大，周围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加上小路崎岖，石匠走的十分艰难。好不容易来到了小庄。看看窗户，隐隐约约有灯光，因雨实在太大，石匠想进屋去躲一躲，等雨小一点后再走。门虚掩着，敲敲门，没有人应，石匠便推门进去。迎面看见老太婆坐在灶台边，看见石匠进来也没有作声。老头脚冲外躺在炕上，脸上盖一白纸。石匠心中纳闷，因为按当地的风俗，只有人死了才会在脸上盖一白纸，但老太婆没有说话，他也不便问，便点了一袋烟，坐在屋中间的板凳上，自顾自地抽了起来。

屋外雷声、雨声响成一片，屋内却出奇地安静，小黄油灯发出幽暗的光，老头脸上的白纸随着外面的雷声在一动一动，整个屋子里阴森森的。 突然，一声炸雷，耀眼的闪电把屋子照得雪白。这时，躺在炕上的老头突然坐了起来，面对面地对着石匠，脸色灰黄，毫无表情，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石匠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坏了，老头肯定是死了，虽然老太婆没有告诉他，但这雷电交加的天气带动了老头的阴气，老头起尸了。据说人刚死不久，若遇到坏天气，特别是雷电交加的天气，很容易起尸，这时的死尸介于人和死尸之间，能活动，但不灵活，有感觉又没有感觉，且又抓人又咬人，特别吓人。石匠转身看老太婆，老太婆不知何时早已不见了踪影，石匠只觉得后背发凉，汗毛一根根全竖了起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快跑。还没等石匠转向屋门，“老头”早已一蹦，蹦到了门口，挡在了石匠面前，眼看前面已没路，石匠一转身向里屋跑去。石匠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老头的里屋，对里面也不熟悉，里屋里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盘碾米的石磨，占据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石匠没法只好和“老头”围着石磨绕圈子，绕了几圈，石匠看到了木头贴纸的窗户，看来只能从这里出去了。于是，每当转到这里，石匠就在窗户上敲一下，边转边敲，一会儿，就在窗户上敲了一个大洞，等到足以能钻出去时，石匠也顾不得外面的大雨，一纵身从屋里跳出去。说来也怪，这“老头”也从那洞里跳了出来，将窗户撞了一个粉碎，仍一蹦一蹦地紧追石匠不放。

石匠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大庄奔去，边跑边喊“救命”，可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早睡早起的庄稼人哪有回应。“老头”在后面蹦得很快，前伸的双手有几次都差一点抓到石匠的小白褂。石匠只好一拐一拐地跑，因为这种死尸拐弯都不太灵活，好不容易才跑到大庄的边上。但这种死尸只有用黑狗的血能制服，但匆忙中怎么来得及找呢？

这时石匠看到了村前的一棵大白杨树，足有一人多粗，石匠急中生智，紧跑几步，躲到了树后。“老头”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扑到白杨树上就咬，石匠趁机向大庄中跑去。

敲开了几家的门，说明原委，众人一起拿上锄头和木棍，带上了“黑狗血”，冲村外跑去。远远看到“老头”仍在啃那棵白杨树，已啃去了好大一块。石匠暗自嘀咕，要是“老头”咬到了自己，现在自己恐怕早已没命了。众人走近一看，只见“老头”的双唇早已磨去，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或许是感觉到了众人的到来，“老头”放下白杨树，向众人扑了过来。众人人多力量大，一边用锄头和木棍同“老头”周旋，一边把“黑狗血”泼到了“老头”身上。“黑狗血”真是灵验，“老头”应声仰面朝天倒在了地上。众人不放心，一直在边上守着，直到鸡叫三遍，才七手八脚地把“老头”抬起，向小庄送去。等到了小庄一看，众人大吃一惊，老太婆不知何时也已经死了，衣着整齐地躺在炕上，众人不忍看此惨状，便一齐动手把两具死尸埋了。

石匠也没有去做工，径自回家去了。

夜惊魂

张敏下了末班车，一个劲往家里赶。一看腕表，已经 23 点了。

“哟，得快点，不然老王又要把电梯关了。”想到这，她索性踩着高跟鞋一路小跑起来。很快她便进了一片住宅区。并沿着一条石子路向里走去。石子路不长，在尽头处有一幢十来层高，亮着灯光的大厦。

“还好不算太晚！”张敏远远看见灯光，心里踏实了很多。

她每次夜班回来，总担心值班的王老头把电梯关掉，害得住七楼的她要爬好长一段楼梯。她倒并不是怕累，而是怕楼梯里那渗人的黑暗。

由于大厦落成没多久，住户很少，因此楼道里的灯还没装上。一到晚上，整幢大厦除了底楼外就是乌黑一片了，要走楼梯非得打手电才行。女孩子们都怕黑，张敏尤其怕。每次她打着手电摸黑上楼，总是一路胆战心惊，哆哆嗦嗦。

不多时，她来到大厦前，掏出密码钥匙卡，按了几个数字，门便轻轻地滑开了。这是幢挺高级的住宅楼。内部设施相当现代化。当初张敏来看房子时，就是冲着它的惊人低价才来的。

本来以为二十多万一套房子绝好不到哪里，谁知一来就被这幢大厦高贵的气派，良好的内部装潢，和先进的物业管理给吸引住了。她就像检到宝似的，几乎立刻就付了首期款，迫不及待地搬了进来。

“唉，当初买房子时也太急了，连楼道里没有灯都没注意到！

真糊涂！不过这房产商也真小气，就算住户再少，你也不能过了 11 点就关电梯嘛！“一走进大堂，雕花天顶上垂下来的一盏金黄色莲花大吊灯格外引人注目。四面墙壁粉白。地面用深碧色大理石铺就，中央还用玛瑙红拼嵌出数朵富贵牡丹。厅边几张台子，十来把椅子，一律由暗红色桃木制作。所有一切都显得极度高贵，奢华。

“没路灯也值！这么好的房子才二十多万，实在太便宜，太合算了！”张敏每次走进大堂总有一股检着宝贝似的开心。不过她也有点奇怪：“这么好的房子，又这么便宜，怎么没人来买？？”因为她自从住进来后就发现整幢十几层的大厦才三五家住户。不过她也就是一想而过，从没往深处去想。

前台值班的老头睡得正熟，张敏也没叫醒他，径自走到电梯门前，按动了数字“7”。谁知按了好多次都没反应，电梯门就是不开。

“咦，怎么回事？？”她连续按着数字钮。大堂里静悄悄的，只有“嘀—嘀—嘀”的按钮声。

“电梯坏了！”一个嘶哑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仿佛说话的人刚被割断了喉管，还未完全断气的样子。啊！

张敏猛吓一跳，回头看去，那老头不知何时已经无声无息地站在了她身后。“王富师傅，你真吓我一跳！”张敏勉强笑着，接着又问：

“王师傅，这电梯怎么坏了？”

王老头对张敏的话一点反应也没有，只是僵滞地转过眼珠子，瞄了瞄边上的太平梯，呆看起来。张敏看到他这样子，不仅有些害怕起来。王老头对着黑黑的太平梯口看了半晌，嘴里含混地说了一句什么，便转身慢吞吞地走回前台。

“喂！王师傅，你说什么啊，这电梯怎么办呀？”

王老头闻言，并没有转身，只低声道：“六七了，又要回来了。”说着就坐回自己椅子上伏下头，竟自顾自睡觉了。

“什么五七六七呀，真是个莫名其妙的老头！”张敏有点气恼地跺了跺脚。她又抬头看看电梯上的指示灯，小灯依旧血红地亮着，电梯门却没有任何反应。

“唉，又要爬楼了！”张敏无奈，从拎包里取出手电，又瞧了瞧四周，大堂里异样的寂静。王老头睡得一动也不动，更奇怪得是声息全无，连轻微的呼吸声都没有。一丝寒意悄悄地爬上心头，张敏觉得背脊有些发冷。

“还是快走吧。”她忙往太平梯走去。才上楼梯，整个人便陷进团团浓黑中。啪嗒，一道不太强的手电亮起，硬是从黑暗里撑出一小段白光。张敏提着手电，小心走上楼梯。

她尽量使自己的高跟鞋不发出任何声音。

“寂静的黑夜里只有自己的脚步声。”这种场面老是让她想起希区柯克的电影。因此她走得又轻又慢，并不很快。

又转过一弯！张敏心里默数着。每层楼面有两处拐弯，她住七楼，转十四个弯就到了。走着走着，一阵阵凉风吹来，掠过肌肤上麻麻痒痒的，很是遐意。感受着这柔和的轻风，张敏的心情稍微有些放松下来。

忽然，她猛地想起这幢大厦采取的是中央空调，因此过道的窗户都是密闭的，这哪里来的凉风呀？想到这里，张敏陡然惊慌起来。就在此时，凉风一阵紧似一阵的，奇怪了，就算把窗户全打开也没那么大风啊。这是什么风呀？难道是谁在吹……一想到这，张敏的脑子里立刻闪出一个字，那个字代表了一切经典恐怖。

“鬼呀！”

张敏再也顾不得高跟鞋的声音，一股作气向上猛跑！静夜里，除了她那“格嗒格嗒”的高跟鞋声，剩下的就是她自己“咕咚咕咚”的心跳声。

格嗒格嗒……咕咚咕咚……咕咚咕咚……格嗒格嗒……

她一口气也不知转过多少弯，上了多少层楼面，等她气喘吁吁地在一处楼道里停下来时，竟然不知道自己跑上了几楼！

站在空旷的楼面穿道里，周围是一片浓黑，伸手不见五指。

这仿佛是个没有人居住的空楼面。张敏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竭力让自己狂跳的心脏缓和下来。她努力站直身子，举起电筒照向靠近楼道边的墙上，那里有标示着楼层的数字。

手电一扫之间，仿佛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光，就好像镜子反射的那种光。她信手朝反光处照去，赫然看见一家居室门前，竖着一面大镜子。镜子前面的地上，还放着一个不大的香炉，上面插着几柱未点燃的香，地上散乱着一些凌乱的黄纸片。幽暗的夜色下，镜子，香炉，黄纸，这些奇怪的摆设放在过道里，处处透着一种诡密的气氛。

张敏看了一会儿，也不知道是什么，便掉转手电，照见楼梯边墙上是一个“八”字。“八楼啊，多走一楼了。”她不敢多作停留，转身便往七楼走下去。

此刻一点风也没有，她放心了许多。还暗笑自己神经过敏。

走着走着，她就想起了刚才八楼那些古怪的摆设。她忽然依稀想起：小时候听老人们说鬼故事，讲以前的乡下如果有人被害死了，为了避免这种冤鬼的骚扰，人们通常在门前竖起一面镜子来挡邪，同时再烧些香和纸钱供奉，那样冤鬼就不会来了。

啊！那么刚才那些镜子，香炉，黄纸片莫不就是？才想到这，忽然有一种低低的声音传来，好像有人在尽量压低声音说话一样，不怎么清楚。张敏浑身毛孔立刻抽紧，恐怖就像八爪鱼一样紧紧地攫住了她，一时间，她双腿发软，连几格阶梯都爬不下去。

她倚着墙，心脏越跳越快，身子越来越软。而此时，一阵飘飘渺渺，冰冰凉凉的声音从头顶处传来：“小……姐……烧……点……纸……

钱……给……我……啦！！”

哇！张敏忽然爆发一声最少也有一百二十分贝的尖叫！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她一股作气站起来便往楼梯下连滚带爬逃去，一面跌跌撞撞，一面不断高声尖叫！！其音量之猛几乎连帕瓦罗蒂也要相形见绌！

由于奔得太快，她一个踩空，整个身子失去控制，人朝下直滚而去。刹那间天旋地转，也不知滚了多少格阶梯，一直摔到某个楼梯拐弯处，才“轰”一下撞到墙上停下来。

撞击的巨痛使她几乎昏厥过去，恍惚了一会儿，她捂了捂头，感到浑身上下到处酸疼。一揉之下，更疼得龇牙咧嘴。望着黑暗的四周，她的眼泪像断线珍珠一样扑簌扑簌滚落下来。

她往手边一摸，手电也不知道摔到哪里去了。

还好她想起自己上衣口袋里有一只准备送男朋友的打火机，于是掏出来。“叮”一声，四周亮了起来。但是周围一片安静，没有一点点声音。“刚才是怎么啦？我明明听到有声音的。”

她晃了晃头，努力地回忆着。

“小！姐！快！烧！点！纸！钱！给！我！！！”

九个凄厉的字音突然响起，而且一声紧接一声 !并伴随着“噔噔噔噔”狂乱的下楼梯声，好像有一群冤死的厉鬼正高声嘶叫着，结伴从楼上快速地奔下来，要抓住张敏！

张敏吓得三魂去其二，七魄不剩三！她举着打火机回身便逃！谁知她一回身，在打火机的火光掩映下，赫然看见一个人！

不，不是人！是一幅相片，正摆在她身后。

照片上的人，惨白的脸，乌黑的眉。连唇也是乌黑色的。

风吹过，镜框上两束长长的黑绸带子飘起来，扫在张敏的脸上，这竟然是一幅遗像！

“啊……”一声高音休止符！！张敏终于休克……

12 级楼梯

我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可是，从我开始学医以来，身边发生过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些事情使我很矛盾。当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以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它们时，却发现自己的头脑变得越来越混乱。

6 年前，我考入了 S 医学院。对我来说，这却不是个好消息。我从生下来就讨厌医院里面那种消毒水的死味道。要不是我高考的分数实在是太低，打死我也不会来这里。

或许是心情压抑的缘故吧，我几乎不怎么和同学交往。我记得当时只有一个朋友，他叫安子。——我总这样叫他。他总是成年不变的一套运动服，胸前带着一枚毛主席像章。他的打扮虽然有些土，却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我们两个都是比较内向的那种人，任何的文体活动都与我们绝缘，每天只是呆在 5 楼的阶梯教室里学习。记得那时，我们大家看成是书呆子。因为如果有谁去阶梯教室学习的话，会被看成是有毛病。——大家平时都是去图书馆。

一整天坐在一个地方不动对我来说是极其无聊的一件事。但是，我实在是想不出我还能去干些什么。我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扬着脑袋看天棚上的灯管被风吹得荡来荡去。当我这样看着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伽里略，他当年也是无聊才发现了摆的等时性吧。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会笑出声来。

我总想弄明白安子怎么可以那样专心的学习。阶梯教室的窗外时一片树丛，那上面有很多的鸟在叫，他居然可以不看一眼。“这家伙真是个书呆子。”我坐在他后面，望着他的背影想。

但我并不是想说安子是个完美的人。他有个怪辟，就是上楼时总要数每一层楼的台阶，一级级地数，从不落下一级。如果他不小心数错了，或者突然忘了数到哪里，他会原路折回去，从头开始，再来一次。

现在看来，安子那时是得了“强迫证”。但是，当时的我却对他的这种做法感到非常厌烦。无论怎样，这样做实在是太无聊了。

到今天为止，我还能够清楚的回忆起那个晚上发生的事，——那个可怕的晚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我和安子走在去往阶梯教室的黑糊糊的楼梯上，他象往常一样，数着台阶。在今天，我倒是没怎么恼火，——毕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有一个人帮你数楼梯，你就会感到省力不少。于是，我也在心里应和着他嘴里的数字。

“４，５，……”安子每迈一步都很慢，我便只好慢慢的陪着他。

“９，１０，１１，……奇怪！”安子突然说。

“什么奇怪？”我问。

“志刚，你不记得我们平时上楼时，这一层楼有多少级楼梯吗？”

“唔，这个……１２级吧，大概，我不能确定。”我想起我在白天上楼时总是一步３级，好像是可以迈４次。“你不是经常数吗，还问？”我说。

“喔，是呀，应该是１２级的，……但是，今天我只数到１１。”

“那一定是数错了，别管他了。”

“不行，楼梯不会无端的少一级的。你陪我回去，从底下再数来。”

我当时很恼火，真想给他一嘴巴。但我没有。这么黑的楼梯上，没有一个人影，出于朋友的责任，我便跟在安子后面，走了回去。

“９，１０，１１，……”当我和安子两个人数到最后一级楼梯时，我突然感到背后冷飕飕的，头皮都要炸开。楼梯！楼梯真的比平时少了一级，变成了 11 级！

“志刚，你……”没等安子说完，我就猜到他又要叫我和他回去，从头去数楼梯。

黑暗中，看不见安子的表情。我却突然想起了解剖室里面的尸体。“不，不行！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我感觉自己的腿开始转筋了。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当时我会那样的害怕，我只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恐惧占满了我的心，“别指望我会再和你去数这该死的楼梯！”我抛下安子，飞也似的跑下楼。

在寝室的床上，我大口的喘着气，我发现我根本不能安静地躺下或者坐下。我便蹦起来，在地上来回地渡步。同寝室的人都没有回来，于是我开亮了所有的灯。

似乎过了一个世纪，终于有人回来了，于是，我便立刻拉上他们，打着手电筒去阶梯教室找安子。

我们找遍了所有可以寻找的地方也没有找到安子，——其后的校方人员和警察也没有找到他。——安子失踪了。

安子失踪后的３年，医学院开始扩建。当巨大的挖土机推倒有阶梯教室的那座楼时，在４楼的楼梯的废墟中，人们发现了一堆白骨。白骨中间，有一个毛主席像章。

我知道，那是安子。因为，我听说，如果一个人在上楼的时候发现楼梯少了一级的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